



父亲的杏园

白如冰

父亲长久以来不愿意离开故土，就是因为他丢不下曾经栽种的果树，离不开他生活了一辈子的黄土地，更忘不了与他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，除了干好自己的教书育人本职工作外，他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这块黄土地上。每年，他都会提前规划好每块土地的种植计划，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周五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排满了周末的日程，早出晚归，把自家的地种得比庄稼人都好。父亲常说，人可以亏待自己，但土地不会亏待人。因此，他和母亲在这块土地上精耕细作。就连村里贫瘠的土地，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也能焕发生机。

那年，父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开始栽种果树。他把平地栽上了苹果树，把靠近沿黄公路向阳的黄土地（高粱地）栽上了杏树，靠背阴的地方栽上了枣树、花椒树、核桃树等。父亲严格按照栽种果树的程序，挖坑、预订苗木，栽种、施肥、嫁接，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他的心血。为了使树木成活，父亲骑摩托带水浇灌，对于在干旱土地上没有成活的杏树苗，他又在后半年土地有墒情的时候，把山杏种植到提前挖好的土坑里，来年就会长出小树苗。那一块四亩多、一百余株的杏树，就是父亲一手栽种起来的。那是典型的黄土胶泥地，耐旱但土质比较硬。他与母亲起早贪黑，用了三到五年时间，把杏树苗给培育起来。

那些年，他一边种地，一边栽种杏树，把杏树都栽种到了地梁边缘。这块地正好是原来用推土机改造成的条地，地边缘有条梁，土壤肥沃，栽种下去的杏树几年就长成了挂果树。父亲为了这些杏树付出了太多，一开始请人嫁接，后来干脆自己学习嫁接技术，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一棵棵山杏嫁接成了有收入的胭脂杏。为了让这些小树苗在干旱的季节更好地成活，父亲常常是到地里灌满水桶，带到摩托上，再浇灌这些树苗。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叮叮当当，引得不知情的人来围观，但父亲认准的事情，就会一心一意地干下去，能吃苦，不怕人笑话。

如今，这些果树已挂果10余年了，经济上也有了可观的收入。然而，父亲也慢慢地变老了。父亲在这片黄土地上写下了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教会了我们想要把自己的光景过好，就必须靠自己的劳动。父亲一生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做到淋漓尽致。

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，父亲栽种嫁接的杏树就开满了洁白的花朵，而我可敬可爱的父亲永远也看不到了。那漫山遍野的杏花在黄土塬上格外引人注目，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在这杏花盛开的日子里，我倍加思念操劳一生的父亲！

露天电影旧时光

刘锁玲

前段时间，我们全家一起看了《哪吒2》，亲身体验了这部国漫的魅力。归途中，大家意犹未尽地谈论着影片的精彩之处。晚上，两个上小学的外孙留宿，睡前又聊起哪吒，还问我小时候看电影的事。于是，这一天的睡前故事，便从上世纪70年代讲起。

那个年代，农村没有电视，更没有网络，传播信息主要靠村里的几个大喇叭和各家各户的小喇叭。精神文化生活单调，看电影便成了村民们最期盼的娱乐活动。那时，没有电影院，生产队打谷场、学校操场等，都是村里的露天影院。

放电影都在晚上，大喇叭会提前通知，村民高兴地奔走相告，晚饭后都早早来到放映场地。孩子们更是兴奋不已，拿着小板凳，抢占最佳位置。黄昏，白色的幕布高高挂起。天刚黑，老式放映机便吱吱呀呀地转开了。顿时，一束明亮的光柱穿透夜色，将故事投射在银幕上。人们或坐或站，众星捧月般围在银幕周围，眼睛紧盯着银幕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情节。银幕背面也有人看，除了方向是反的，画面和声音完全

一样。

影片基本是黑白的，类型也不多，但每一部都堪称经典。战斗片最受欢迎，如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等，看得人们热血沸腾。也有些译制片，如朝鲜影片《卖花姑娘》，故事悲情催泪，很多观众都看哭了。那时的电影注重精神教育，影片中的正面人物大多是人们崇拜的英雄。

看电影时，还会有些小插曲。有时演到一半，突然停电了，人们就会焦急地等待。来电后，全场一片欢腾，继续放映。据《柴村志》记载：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太原电影公司已开始在北郊地区巡回放映，因为没通电只能用发电机。1958年柴村通电后，每隔一两个月，公社放映队就来放一次电影。1975年后，平均每周有一场电影。

后来，生活越来越好，电影从露天场地走进了影院。科技日新月异，人们的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。然而，对于一些年长者来说，露天电影仍是一段充满纯真与激情的难忘记忆。尽管形式千变万化，热爱与传承却始终未变。



陪母亲读书

阿 峰

父亲逝世后，母亲有些显老了，需要子女们陪伴。因我是家中长子，陪老妈的任务自然会多承担一些。

陪伴老人，一日三餐是最主要的。吃完饭，怎么打发时间呢？我和妈妈上班时都是教师，那就一起读书吧。于是，从2024年6月至今，母子俩一起读了上百本书。

第一本读的是唐诗，接下来是“三百千”（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）。再后来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，乃至诸子百家的代表性著作、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（契诃夫、莫泊桑、欧·亨利）的代表作等。越读越有兴趣，越读范围越大，乐此不疲。母子俩都挺高兴，感觉很有意思，没有虚度光阴。

我俩读书的过程不只是我来读、妈来听，而是边读边讨论的同时，我立即就在本子上把读的过程写出来。我一句、妈一句，按实际情况记在本子上。一本书读完，一篇文章也写完了。题目基本上固定为《和妈妈聊某某书》。接着，我在手机上用朗读输入的方式生成文字版本，略加修改，配上几张与本书有关的图片，当天或第二天就发到朋友圈，引来亲朋好友的点赞、评论。有人说：“你这是把课堂又搬到家里了。”有人说：“这么下去，你要把老妈培养成研究生呢。”还有人说：“你真是个大孝子，让妈得到了精神享受。”我把这些话告诉妈。妈或是点点头，或是乐得一笑。

把读书过程记录下来，原因是围绕书本的内容，我说一句话，不知道妈会接出一句怎样的话。有时候，妈说的完全出乎我意料，甚至是我说东而妈说西，完全不搭调。这就让我觉得很有趣。我在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，妈在大学读的是体育专业；妈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我生活在和平年代；她是从农村到县城再到省城，我一直在省会城市；妈教过中学生，我主要教中专生；妈退休后还到一所业余大学做过教务工作，我在退休前后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当志愿者。不同的经历让我们母子俩的言行和思维各有不同。而这种不同会碰撞出相互

可以理解或不可理解的火花。如此一来二去有时会心一笑，有时只能搁置争议去读后面的。

闷着头去读，未免太过沉闷枯燥。我偶尔会对妈妈进行“考试”来调节学习气氛。教书近40年，出考试题是我的拿手好戏。但对妈来说不能太复杂，连线题就可以了。一面是作家的名字、作品名称，另一面是作品中的人物、情节、主题等，有个10道、8道就可以了。若答对，我会予以表扬，妈十分高兴；若答错，我会提示她找出正确答案。

有一天，买菜回来的路上，看见收废品的师傅收回来的书都是崭新的。我问师傅：“多钱一本？”“3块。”我挑了15本，扫码支付后高高兴兴地提着书回去了。一进门，妈就说：“咱家最不缺的就是书，你咋还买新书呀？一下还买这么多？”我说：“妈，你瞧瞧这些书多新，折扣还很大。鲁迅、老舍、茅盾、朱自清、汪曾祺、萧红、凌叔华、沈威格的都有。咱们慢慢读吧。”

